

—新丝路·文化—



天方探幽

仲跻昆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也

天方探幽

！

—新丝路·文化—



天方探幽

仲跻昆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方探幽 / 仲跻昆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0

(新丝路·文化)

ISBN 978-7-301-28817-7

I. ①天… II. ①仲… III. ①文化研究—阿拉伯国家 IV. ①G1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7500 号

- | | |
|-------|--|
| 书 名 | 天方探幽
TIANFANG TANYOU |
| 著作责任者 | 仲跻昆 著 |
| 责任编辑 | 张 冰 严 悦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817-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press_yan@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32.5 印张 插页 4 570 千字 |
|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96.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谨以此书作金婚纪念



金婚缘起时（与夫人刘光敏女士于 1967 年）



与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左）



与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右）



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右）



与埃及著名作家尤素福·伊德里斯（左）及中国诗人高深（右）



与苏丹著名作家塔伊布·萨利赫（右）



与叙利亚著名诗人尼扎尔·格巴尼（右）



与叙利亚专家奥贝德（左）



2009 年为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得主阿拉伯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右）颁奖



2011 年荣获第五届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国际图书奖之年度文化人物奖，阿联酋副总理谢赫曼苏尔（左）为作者颁奖



2011 年荣获第四届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之荣誉奖，时任文化部长的蔡武（左）和该奖项董事会主席、沙特外交部副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右）为作者颁奖



与夫人刘光敏女士（左）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右）



在《阿拉伯文学通史》首发式上讲话



仲跻昆教授的专著与译作



仲跻昆教授与他人合作的部分著译

一路走来——代序

我积极推动本书出版。主要的感觉是：他年纪大了，几部文学史都是厚厚的本本，便于收集阅读，而同样曾经做过的努力，那一些零零星星的长短文章好似已散落的珠子，时间愈久，愈难以寻觅。若将其收集整理一下，穿成串，集成册，便于同行交流与非同行交友，多少也是一件美事。于是我催促着与提醒着，他在一番拖拖拉拉之后，才动手寻找与收集。眼看散落在地的珠子将要成串了，我也想写几句话，以慰我的辛劳。

此时已是2016年的年末，从何处写起？在忙忙碌碌之后，来一点往事的回忆，温馨伴随着劳累，幸福伴随着辛苦。粗略地记录一下他半个世纪以来的活动轨迹，算是代序。

这天恰是2016年11月13日，北外举办《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等译）的首发式，他被邀请参加，还准备朗诵自译的两首诗。这自译的诗，当容易记，他已经记下了。但还是说：“帮我打印一下吧，后备。”是的，万一忘记，卡壳了呢。又说：“朗诵是我青年时期的最爱。”我对此也略有记忆。他当学生的时候，学校开个联欢会什么的，他就露一手。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朗诵高尔基《海燕》的年轻潇洒样子：“在白茫茫的海面上，风儿卷着阴云……”

北外会后回家的路上，他问：“我朗诵得怎么样啊？”我给予积极评价：“还不错，挺像样子的。”退休以后十多年来，他经常参加类似的活动，或发言，或讲课，或做个专题报告，我当然也就是第一听众。他往往在事后问我讲得怎么样？我如实回答。在半年前，即6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一个“翻译与中阿人文交流”国际研讨会上，他照稿发言之后，应邀为上外的研究生讲课。他事后照例问：“效果怎么样啊？”我说：“不怎么样。”主要是讲课后提问时间，一位学生提的问题

他听不见，那学生只好礼貌地再三重复，互动困难了。他听力渐渐不好，有些耳背，且渐渐加重。我说：“以后少讲课吧，沟通不易了。”他沉默一下说：“视情况吧。”今天的朗诵就是“视情况”参加的。效果还不错！

时间好快，回头望望，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相伴了半个世纪。

1960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9月1日，来校报到。新生们在40楼前的空地上，等候学校派的车从火车站拉行李来。这时，一位老同学关心地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大连。那老同学立即招呼起来：“大娃娃，快过来！你老乡来了。”于是一个高个子的老同学出现在我面前。我心生狐疑：这么大一个人，为什么外号叫大娃娃？后来我知道了：这人大名叫仲跻昆，大连人，在读阿拉伯语专业五年级，外号叫大娃娃也许是反映他性格的纯真。再后来，我们分班了，而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五年级毕业后留校任教，还当了我们班一年的阿语教师。

我的五年大学生涯，寒假暑假，因为学校统一订票，都会与他乘坐同一班次的火车往返于北京与大连，因而相熟相知。课余周末，有时候，他会带我去五四操场看电影，甚至还看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的纪录片《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片中有他编、演的“木偶戏”。另外，看他与吕学德老师说的双簧也很有趣。他从小爱朗诵与演戏，初中时课余在大连话剧团当儿童演员。退休后我们回大连时，曾去拜访那个话剧团，团长热情地接待，还欢迎我们去看他们的新排话剧。因为是老乡吧，接触多些。在北大，有时候，我们会一同漫步，我听他讲述中外文坛的逸闻典故或电影故事。因为在校内外很容易碰到来来往往的同学们，那对面来的老同学，通常打招呼的用词是“才子啊”“大娃娃啊”，大约这是他台上演了节目后的台下余波。此时，他总是佯装低头看表，我们便拉开距离。他喜欢文艺，爱看电影，爱买书，有空就带我去书店或看书展。

1965年9月，我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他帮我扛箱子，送我去报到。

1967年5月1日，水到渠成，我们领证结婚。我嫁给了一个属虎的人，从此“嫁虎随虎”。他老妈与我老妈都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大家都很忙。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办成啥样是啥样！有单位领导与同事的关心，有长辈们的祝福就够了！妇联机关分给我的新房，是史家胡同53号院内的一间小房。那座四合院很是不简单，新中国成立前曾住过达官贵人名人雅士，新中国成立后，归妇联所有，当时前院正房住着妇联领导人之一的章蕴大姐，后院住着另一位领导廖梦醒大姐，是廖承志的姐姐。后来还住过一位国家领导人。再后来的一段时间，这里是妇联接

待外宾的所在，叫“好园宾馆”，我也多次陪同外宾来到这里，这是后话。现今，那四合院的门楣上，还留有邓颖超大姐1984年题写的“好园”二字，女子二字合起来就是“好”字了，邓大姐如此诗意的题字，对于我们单位是最确切不过的。1967年，在妇联，能称作“大姐”可不简单，那是指久经风雨的革命老前辈，有威望的女性领导人。比如称呼蔡畅为蔡大姐，邓颖超为邓大姐，康克清为康大姐，她们先后出任过妇联的主席与副主席。只有她们才当得起这个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称呼。而我这新去机关的小年轻，就简称小刘。

我们的小窝，是那个四合院前院厅前两间耳房中的一间，可能是领导关心年轻人特地腾出来的吧，是一个10平方米的正方形，可以放下床，桌子和椅子，烧水做饭在走廊上。妇联机关的同事杨瑞臣为我们剪贴了满屋的双喜字，可贴的地方都贴上了。前来祝贺的同事与朋友络绎不绝，分时分批，大家带来了各种礼物，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还有生活用品：脸盆、暖瓶以及锅碗瓢盆。但我们并不做饭：一是没地方，二是没时间。平日吃饭在机关食堂，周日在大街的小饭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追寻着革命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认为买菜做饭围绕小家庭打转转是一种小资。

一年后，我们要有小宝宝了。冬天的时候，他照例骑自行车从市中心的史家胡同到西郊的北大上班，车程一个多小时，还穿着单鞋。我说：“买一双棉鞋吧。”他说：“不买，还要养宝宝呢。”那时我们的工资都是每月56元。不久，他的脚起了冻疮，我去买毛线为他织毛袜，花了6元钱，与买棉鞋的钱一样多。想想真不合算，背着抱着一样多，还搭上冻疮。后来，妇联照顾，让我们搬到了弓弦胡同大一点的房子，来迎接我们的宝宝出生。

感叹岁月，继1968年夏我们搬家离开史家胡同后，辗转搬家多次多地，如今在我古稀的时候，竟然每周一次又来到这条胡同，参加机关的合唱团，在另一座35号四合院的妇联退休干部之家唱歌。35号离53号不远，当我途径我们曾经的新婚小房，不免几多感慨！史家胡同是北京有名的胡同之一，在妇联的退休干部之家对面是史家胡同博物馆，静静地叙说着这条胡同的古往今来。而我们在这条胡同里，也留下难忘的青春回忆。

1969年初冬，随着我们国家形势的变化，干部们都要走五七道路到干校去。大家组织纪律性都很强，十天半月之内行动完毕。仲跻昆在秋天时已经先随北京大学去了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了。那时，年轻的我们经得起折腾，我自己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与尚未出生的儿子，将家里的简单家当卖给废品站。记得我抱

着女儿在去废品站的路上，时值落雪路滑，走在美术馆前，摔了一跤，女儿也摔到地上了，四周没有人听我埋怨诉委屈，只好自己爬起来，再把女儿抱起来，接着办事吧！时间还紧张着呢。曾经有一些大学的课本舍不得卖，但是想想也没有地方放，卖了，算了，谁知猴年马月会用到！我随众将房子交还给妇联，寄存了简单的衣物，随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去河北衡水县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我们在北京的小窝就没有了。

干校生活两年，是一家四口，分居四地的日子。1970年6月刚出生的儿子让我住在大连的妈妈帮助抚养；两岁的女儿送到北大幼儿园，请北大留校的徐晓阳老师帮助接送；自己在河北衡水的妇联“五七干校”，接受革命锻炼；他在江西鲤鱼洲，参加了北大的文艺小分队，又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节目，做宣传。有一个他又编又演的对口诗剧《传家宝》，也叫《一根扁担》，颇有名气。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缺了不少在风口浪尖上摔打、战天斗地的机会，也所幸没得上当时不少北大“五七战士”得的血吸虫病。

干校生活结束了。1971年秋，他随文艺小分队汉中演出后回到北京，临时住在北大校内的南阁，就尽可能地接送在幼儿园的宝贝女儿，带着她，哄着她，有时小分队演出也领着她。她高兴、快乐。有一天，小分队在办公楼礼堂演出，包括《一根扁担》。那个对口诗剧说的是一个老贫农和他忘本儿子的故事。恰我那时临时被借调短期回京，就带着女儿坐在观众席观看。仲跻昆演那个老贫农，那“儿子”叫他“爸爸”的时候，女儿大叫：“那是我爸爸！”，弄得当时也在小分队的原北大校团委书记刘昆只好帮助我将她抱出场外。她幸福地撒娇，享受着难得的愉快时光。

1972年春，体育方面有几个大型国际活动，即几次大规模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相继在北京举行，需要借调大批外文干部，我们两人也都在被借调之列。但一家人仍不能团聚，没有住房，工作也没有安顿好，不能保证周末接送在北大幼儿园女儿。记得那天，是邀请赛的赛事开始前夕，我们一起去幼儿园看望她，她高高兴兴地依偎在我们的怀里，有说有笑。告辞可就困难了，她不让我们走，似乎预感到我们又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接她了，就跟在我们后面大哭大叫拼命地跑，大喊：“爸爸！妈妈！”以至于她摔倒了，磕破膝盖了，我们也只得硬着心肠让阿姨抱她回去，自己赶回到工作地点。回想起来，心痛不已，留下这段文字，也留下了我们时至今日还难以忘怀的难过与歉疚的心情。

赛事结束后，我被调到国家体委国际司，立即去买了《各国概况》上下册，